

## 艺谭

今天,我们以戏剧的方式,共话有关世界和平与理解的时代话题,意义深远且重大。我以为,世界的本质其实是带着一种戏剧性的运动,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自然环境及自身的冲突、和解。其中的变数,一如戏剧的一波三折,云谲波诡、深不可测。因此,我们戏剧人更应该研究世界运动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去把握人类戏剧演进的规律。

在整个文学艺术门类中,戏剧是最早开始讲述文明故事的一种样式。按人类学家的判断,五万年前,晚期智人走出非洲,日渐散布世界各地,其实就是孕育文明萌芽的大幕开启之过程。甚至这个大幕开启得比五万年前还要早一些,但目前,我们只能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粗略划分。那时,我们共同的祖先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首先是对自然认知的限度:我们不知道为何有突如其来雷鸣电闪;更不懂呼啸而过的长风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那巨大的潮汐又怎能像魔鬼的血盆大口,长舌一伸一卷,便会让整条海岸线一次次重置……还有地震、火山、洪涝、冰雹、干旱,以及天体运行中的日蚀、月食、流星等自然现象,都给我们的先祖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困境与困惑。最早他们只是恐惧、躲避、逃亡、无奈,渐渐地,其中一些聪明人萌发了创造的欲念,尝试着担任起“编剧”“导演”“主演”的角色,开始上演抗争自然的“戏剧”。

最早的“戏码”主角是巫师,他们似能“呼风唤雨”,能阻止狂风大作,也能防止“日月残破”,即日蚀月食。作为最先掌握了风雨雷电以及日月星转部分规律的人,他们常常被认为料事很“灵验”,于是常被人请去“演出”,甚至能到很高的“戏价”——因为这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大自然高深莫测、行动诡异,直至今日,人类对其的认知仍是一知半解,可想而知,我们的先辈“编、导、演”们,不知曾遭遇过多少“把戏被揭穿”的尴尬。很多时候,戏都演砸了,“演出台口”也就日渐式微。但这些“创作者”们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便从“指天骂地”的巫师角色转换为“敬天畏地”的宗教角色,仍然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有关或进“天堂”、或入“地狱”的“大戏”。随着人类科学认识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宗教的很多“戏份”被逐渐论证为“这是戏!”而非真实的存在。中国的先贤孔子对他弟子季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的跨越阶段。世界不同地区的“编、导、演”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步步进入到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尤其是对“人”的根

## 用戏剧讲好文明的故事

□陈彦

世界的本质其实是带着一种戏剧性的运动,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自然环境及自身的冲突、和解。其中的变数,一如戏剧的一波三折,云谲波诡、深不可测

作为始终在沟通人类共同精神情感、思想价值的戏剧,也始终在场,自然应该发挥其强大的沟通能力,去探寻彼此消除隔阂、增进了解互信的更多“牵手”可能

本追问与探寻的深度拓展之中,探讨的问题十分宽博,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军事、外交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也是世界戏剧对人类经验智慧总结、概括最为集中的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人类精神生命进程的戏剧经典作品,至今它们仍品质鲜活。

戏剧面对的最大的故事讲述对象是“人”,是人本身的生命探索和精神演进。人类千辛万苦走到今天,创造了无尽的灿烂文化和文明,从身裹兽皮树叶、茹毛饮血,到华冠丽服、钟鸣鼎食、诗礼簪缨、香车宝马;从单打独斗、家族群居,到社会集团、都市国家、全球畅通、网络互联……经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我们喜气洋洋地陶醉于“地球村”的扑面而来,但世界远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文明顺遂、万里晴和,有时甚至越感到沟通的艰难与冲突的难以消弭。世界的不太平,人类的种种“条块划分”,甚至局部的分离崩析,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现实。作为始终在沟通人类共同精神情感、思想价值的戏剧,也始终在场,自然应该发挥其强大的沟通能力,去探寻彼此消除隔阂、增进了解互信的更多“牵手”可能。

这令我想起两个戏剧故事,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戏曲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是莎士比亚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954年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为了促进与会国际代表间更好地沟通交流,特意播放了戏曲片“梁祝”,并在请柬上写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播出后效果极佳。这是一个有关沟通的故事,其中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两部作品内

部人物之间沟通不畅所带来的巨大悲剧命。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互爱慕,因沟通误会,也因家庭干预,造成无法挽回的爱情悲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完全是因家族恩怨、社会矛盾导致全然无法沟通,酿成了双双含恨而去的后果。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沟通问题。另一个层面的沟通,即为国际间的情感沟通。在没有翻译字幕的情况下,周恩来仅以一个比喻,迅速沟通了不同文化间的共情故事,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对话提供了人文价值基础。不同国家彼此的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我们的生命样貌、人关联、感情形态是基本一致的。

这又让我想起《圣经》里有关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又叫通天塔,人类团结一心,共同建造了一座眼看就要通向天堂的物理塔。上帝觉得,天堂怎能允许所有人类都无障碍地进出,甚至安营扎寨地生活呢?于是就把塔给毁了,并且惩罚人类到各不相同的地域去安身立命,且不能讲一样的语言。上帝害怕,人类一沟通就会产生接近“天堂”的力量。这是一个寓意很深的故事,一个有关合作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戏剧性。人类一合作,就有通往美好“天堂”的可能。但犹如戏剧在不断发生冲突与激变,人类也总是在合作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直至今日,局部战争仍在继续,很多曾经建立起的伙伴关系也在分化瓦解,似要曲终人散。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唤交流、呼唤信任、呼唤和平,将永远是世界的重大主题。而这个主题,也正是2024年世界戏剧日的主题,足见戏剧人对世界的担当。

信任与合作,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从人类各不相同的文明背景看,无论差异

性多大、个性特色多么鲜明,其对根本价值的追求仍是趋同的。善良、友好、互助、公平、正义、自由、互信、互利、和平等,从来没有在任何民族的典籍中,产生具有颠覆性的不同认知。即使处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人的性情、面目被塑造得千差万别,或暴躁或温顺、或高大或矮小,但人性的本质都是相通的。世界戏剧的所有文本都参与了这种人性的“证明”。即使人类历史所归纳出的那些永远处于“多动症”中的好战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对人类这些宝典加以挞伐。他们总是以各种托词打扮战争,而戏剧多有对此的深刻揭示、批判和对罪恶的审判。正是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人类才能让陆地、海洋、天空、互联网中那些于不同时代创造的显赫一时的“利器”,最终仍是服务于全人类。对当下的发明,人类总是会保留着一个阶段性的认知壁垒,深深忌惮着他人的获取。而一旦这个成果被更新的技术所代替,它便会普惠人世。比如数千年前,地中海文明所产生的玻璃制造技术是严格保密的,那些工匠艺人不仅不许出国,而且在国内也受到特别的保护与监视。在未来,今天的所有高端技术发明,只要有益,也会于某一天作用于人类的日常,但走向共享的过程,是一部“谍战悬疑剧”,是充满了奸诈、血腥与火药味的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葆有耐心和信心。任何新的技术,终有一天都会成为我们日用而不觉的“锅碗瓢盆”。而有着沟通人类情感之天赋的戏剧,在文明的曲线行进中,是有着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甚至军事、外交一样不可替代之作用的。由文化

沟通起来的信任,是我们一再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

戏剧始终在讲述着人类文明的故事。各民族将自己最独特的那一份情感,用多样性的手段汇聚在一起,给人类增添了一份无比宽阔的自信与自豪。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我们适应不同山川、河流、海洋、土地的题中之义与必然结果。尊重彼此的个性差异,正是我们遵从自然规律的一种适恰把握。任何骄傲自大、自负与自恃,不仅会成为沟通理解的障碍,也会成为隔阂与祸乱的缘由。尊重他人观点与文化背景,才是达成沟通理解的最重要桥梁。事实反复证明,文明沟通对活解决不了的问题,战争、枪炮、恐怖袭击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付出的成本不仅更高、代价更大,还会酿下永无宁日的后患。我们的戏剧,正是在这个地方显示出卓越的柔性韧性能力,不同地域贡献出不同的文化元素,我们在“个别”中寻求到一种彼此欣赏并普遍认同的价值力量。相互悖谬、情感冰冷的世界,不是文明发展希望看到的世界,我们也不应该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枉顾历史的诸多教训,仍在同一个轨道上徘徊或翻车。我赞赏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先生为今年世界戏剧日撰写的献词《艺术即和平》中表达的观点:“艺术并不是通过消减差异而使不同的事物同质化,恰恰相反,艺术是让我们去欣赏和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陌生的或外来的事物。”作为人类广泛参与的活动,戏剧更应该与弱者站在一起,而不要去做那坚硬冰冷的石头。人类有太多的对话前提,有太多交流互鉴的可能,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戏剧是最能讲好命运共存这个故事的这样一种方式,她是艺术,具有一种巨大的超越性,也就更容易在大众传播中赢得根性感染与互动。

我们都应该有一种信念、信心和希望,将戏剧这个富有深度与多样性的文化符号,努力传递到更广大的世界,让戏剧从数千年、甚至数万年历史进程中裹挟来的人性成长价值,更丰富地作用于我们今天所共有的世界。人类是用讲故事的方式率领不同族群一往无前的,戏剧最精髓的优势也正在于讲故事。让我们一如既往地用我们的独特优势,去讲好既有个性特色又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故事,把更多柔软心灵的血脉接通起来,为理想、为正义、为自由、为和平持续拉开演出的大幕。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本文系作者在“2024年世界戏剧日——中外戏剧人对话”活动上的主旨发言)

## 新作点评

话剧《鼓楼那些事儿》:

## 走近那一个在百姓中间的“背包法官”

□汪守德

由刘深、杨煜堃编剧,林熙越导演,刘端端、夏力薪、樊尚宏、种丹妮等主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联合出品的话剧《鼓楼那些事儿》,以北京东城法院典型人物冯晓光与西城区社区巡回法官赵晓海为原型人物,塑造出了一个性格阳光的“背包法官”赵晓海这个舞台艺术形象。在笔者看来,这是一部久过的,贴近真实生活、贴近百姓,有着浓郁北京生活气息和人物风貌的剧作,让观众通过话剧艺术的方式,走近可能是极为日常却又别具深意的生活之中,从中透视和品味关乎情与法的种种世象与人情,体察和了解万家灯火中的法律工作者们所付出的苦心与汗水。

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各类矛盾与纠葛总会纷至沓来。那些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长里短,无日无之、接连不断地涌现,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困扰与烦恼,而这或许就是生活的应有常态和基调。这些轻重有别、是非难定的凡人琐事,往往介于法律与人情之间,因此自然涉及一个重要角色:法官。而该剧就选定了一个特殊坐标:鼓楼,表明其地理定位是处于北京中轴线的胡同;而“那些事儿”则并非寻常视角下所惯见的北京生活,而是与法律紧密相关的那些人和事,进而以精心选择的典型案例来进行构剧和解剖,建构起一部洋溢着浓郁北京烟火气的引人入胜的话剧佳作。

从观剧的实际感受而言,这是话剧极少表现的题材和人物。剧作的生活场景不是人们常见的威严法庭,而是接地气鼓楼社区;以剧作主人公赵晓海为代表的法官们,也不是人们印象中那样穿法袍、拿法槌,而是每天骑着电动车、背着国徽、走街串巷,“在百姓中间,离群众最近”的在社区巡回的“背包法官”。这些法官天天面对的,是主动迎上去或是百姓找上门来的各种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大小纷争和人情冷暖之事。通过人物之口反映出的,是这些法官们“忙一上午了连口水都没喝”的工作常态。也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成绩单,即每个法院一百多人,一年办案竟达10万多件,光赵晓海一人一年就处理纠纷2700多起。通过这一数据可以体现出基层法官在社区民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入社区千万家,管群众身边事,解百姓心中结”的平凡而又非凡的作为,充分证明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剧中设置的一系列事件或纠纷,看起来都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寻常之事,但又都需要赵晓海们为之付出极大的热心、耐心与智慧。无论是金奶奶拿了自家栽的树却被按规罚款15000元,赵晓海通过调解让其在街心公园补种10棵树苗作为补偿;抑或是开出租车的钱瑛追尾周传雄的奥迪车,赵晓海以请来周传雄家人金奶奶诉说其生病受到钱瑛救助之恩而化解了二人的矛盾;无论是在王家房产继承问题上,



话剧《鼓楼那些事儿》剧照 王昊家 摄

赵晓海洞悉王大爷、王大妈、王凯、陈玉婷等人物各自背后的心理动机,圆满有效地解决了困扰三代人的难题;抑或是吴德普因汪斌弄破了他的裤子,过分地要求其赔偿3000块钱,赵晓海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诫进行了调解;无论是周俊波和于海燕的家庭矛盾导致婚变风波,赵晓海以冷处理的方式及女儿周小雨的诉说,使夫妻二人得以重新认识自身并回归于好;抑或是遇到装地锁占车位、砸人车玻璃、遛狗咬了人之类左邻右舍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争执与碰撞,赵晓海们均进行随机性、合法合情的解释与解决。剧作通过这一个一个交错发生、展开和化解的事例,生动表明赵晓海们所担当的法官角色,始终处在各种生活矛盾与纠纷的旋涡之中,各类司法案件也穿插其间,需要他们谨慎地面对、梳理和处置,使其消弭于无形。剧作对此进行的抽丝剥茧般的艺术表现是令人信服的,也是赏心悦目的,

富含着扣人心弦的法理和情感力量。

客观而言,赵晓海们所面对的“那些事儿”可能是易于解决的,但更多的问题解决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这检验着他们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和人格素养。剧中的赵晓海既是有缜密法律思维的理性法官,又是一位观念新、有个性的人物。因此,他既善于从法理的角度处理问题,又懂得人情世故的“老理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总显示出追根寻源的可贵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策略和技巧,使得许许多多棘手的难题在其苦口婆心地巧妙调解和人性化的司法过程中迎刃而解。作为年轻法官的代表,他总是想帮人们把矛盾解决在源头,让更多的家庭和邻里不伤和气,并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让全社会都能和谐和睦相处。这之中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变通,既要显机智,又要显严厉,其多样灵活的执法风格和处事方式,反映出基层司法者们是怎样在严肃的法律与温暖的人性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可以说,他们所书写的司法历史,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赏心悦目的。剧作富于艺术魅力的戏剧性呈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进行普法教育,而是透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的产生与消解,塑造出了可亲可敬、有血有肉的新时代法官形象,并以此构成和展示感动人心、给人启示的社会人生图景。

剧作在事业线以外还设置了一条情感线:作为基层法官的赵晓海,其工作始终不被同样是法学院毕业却选择从商的女朋友许林所看好,且被强势地要求他于继续留岗和随她而去之间作选择。“你要是不跟我去上海,就不用来机场接我了”,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话语,无疑深深地刺痛了赵晓海,使其陷入彷徨与矛盾之中。许林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在时空上增添了戏剧开放性的人物关系和现代性的色彩,既有调节戏剧叙事节奏的功能,更表明赵晓海是如何一方面从事所热爱的职业,为社会履职尽责做贡献;另一方面在坚守与割舍之间,承受着怎样巨大的情感压力。当获悉许林乘坐的航班出现意外状况时,他内心的牵挂与焦虑被推向了极致。而许林的最后平安归来,特别是两人的情感转圜,则是在峰回路转之后实现的。那原本已有之的炽热恋情和重逢时的忘情表达,都使观众感到了戏剧所赋予的又一重温暖。

该剧对戏剧环境的营造也是颇具特色的。灰墙青瓦的老北京胡同和金光灿灿的国徽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突出强调了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旋转舞台根据剧情需要进行富于匠心的转换,形成了多重叙事空间和心理空间,增添了视觉感受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葡萄藤、石墩子、大树树等元素,展现了北京典型的环境特征,所接洽的是来自胡同的生活地气。音乐、灯光等手段的运用,则有力地烘托和揭示出剧作的生活氛围和人物心理层次。从而使该剧成一部真实、饱满、动人,具有较高思想艺术品质的新创话剧佳作。

(作者系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艺术局局长)

本报讯 伴随着钢琴与乐队版《红旗颂》史诗般磅礴烂漫的崭新演绎,3月22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仪式暨开幕演出“浦江春潮·启航新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拉开了帷幕。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指挥家俞峰受邀执棒演出。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音乐学院管系混声合唱团、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等共同参演。整场音乐会以恢宏的气势奏响“礼赞新时代”的乐章,以振奋人心的激昂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和上海文化名片,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自1950年创办至今,不仅承载了新中国音乐60余年的深厚历史底蕴,是上海音乐、舞蹈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更是国内外文艺界交流、借鉴、切磋的重要平台。俞峰表示,“上海之春”能够持续举办至第39届,可谓久矣。其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执着于力推新人新作的理念,使得很多优秀作品和人才都在音乐节上崭露头角。《红旗颂》《梁祝》等一批优秀作品都是从“上海之春”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成为新中国音乐作品的经典之作。这是“上海之春”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贡献。

据介绍,此次开幕演出以交响合唱的演出形式演绎新时代交响曲,是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过的编制最庞大的交响音乐会。在曲目设置上,演出呈现了经典与新作的呼应,钢琴与乐队《红旗颂》、小提琴与乐队《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管弦乐《鲜红的太阳》、二胡与乐队《第六二胡狂想曲》以及交响曲《新时代》,分别由作曲家吕明、陈钢、周湘林、王建民、龚天鹏创作,在高扬时代主题,展示上海原创新的同时,也体现了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由中国音乐金钟奖等音乐大奖获得者、上海乐坛新秀朱婧、王馨一、王山担纲独奏、独唱演绎的三首作品,以西藏、新疆、青海三个地区的大美风情为创作灵感,亦体现了上海与对口支援地区携手奋进的山海情深。

据悉,作为今年上海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文化节展活动,此次音乐节将以66台主体演出,包括57台音乐演出、9台舞蹈演出,以及10项主题活动,包括2项节中节、3项征集活动、5项教育成果展示及展演活动等,为中外观众献上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盛宴。其中,“新时代交响序曲”音乐会、交响组曲《浏阳河之光》、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三山丹》、编钟与民族管弦乐《千年绝唱》音乐会、“天山南北”音乐会、“中国音画”交响音乐会以及民族舞剧《醒·狮》等一系列主题演出,将以艺术的形式着力展现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奋斗之志和发展之果。此外,今年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演60周年,本届音乐节还将通过再现经典、座谈回顾、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纪念这部经典舞剧。

本届音乐节将有来自德、奥、意、法、俄、美、日等10余国的20多台国际交流演出,占演出总数量比例超过30%。音乐节还将携手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中法音乐交流展演季”,带来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国五重奏音乐喜剧《鲱鱼》、凡尔赛官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法国圣马可室内童声合唱团音乐会等7台形式多样的演出以及艺术讲座、大师班论坛等活动,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4月14日晚,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将在上海歌剧院举行。意大利莫歌剧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将联合演绎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把原汁原味的经典歌剧搬上“上海之春”的舞台。(路斐斐)

## 六十六台中外演出点亮「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